

门巴族民间文字概况 珞巴族民间文字概况

于乐闻

(征求意见稿)

西藏民族学院科研处编

前　　言

西藏民族学院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文学调查组，于一九七九年五月至九月底先后奔赴西藏自治区米林、错那两县，对门巴族和珞巴族民间文学进行了调查和蒐集工作。《门巴族民间文学概况》和《珞巴族民间文学概况》，就是根据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写成的。

我们对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文学是初次调查，又限于局部地区，所获得的资料，与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文学的丰富蕴藏相比，也只能说是仅见其豹斑。所以，这两篇“概况”文字，很可能是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其中的许多问题也未及深入分析研究。如有不妥和错误之处，竭诚希望同志们教正。

作　者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目 录

门巴族民间文学概况	(1)
一、绪论	(1)
二、神话与传说	(3)
三、萨玛酒歌	(8)
四、古典情歌	(14)
五、叙事诗	(21)
六、戏剧	(26)
珞巴族民间文学概况	(32)
一、珞巴族民间文学反映的历史时代	(33)
二、珞巴族民间文学反映的原始观念	(39)
三、珞巴族民间文学的形式与特点	(46)

门巴族民间文学概况

一、 绪 论

门巴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聪慧和历史悠久的民族。

门巴族文学，是我国各民族文学艺术宝库中一颗晶莹的明珠。

自古以来，门巴族就劳动生息在我国西藏南部的门隅，人口约计四万。

门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门语支。由于门巴族和藏族长期交往，关系密切，门语中的藏语借词很多，通晓藏语的人也在半数以上。门巴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借用藏文。门巴族的古代诗人仓央加措（1）就是用藏文进行写作的。

很早以前，门巴族居住的各个地区就已经先后不同地进入奴隶制社会或封建农奴制社会。特别是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加强了对门隅的统辖和管理，藏族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不断传入门隅，促进了门巴族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引起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急剧变化，封建农奴制已成为门巴族地区的基本社会形态，农奴主和农奴两大阶级的对抗构成了门巴族社会的基本矛盾。

门巴族信仰佛教。十七世纪中叶以前，西藏的红教派在门隅居于统治地位。到了五世达赖时，五世达赖派他的弟子和密友梅惹喇嘛洛珠加措到门隅宏扬黄教，改革红教，将旧教寺院改属、扩建为黄教寺院，从此黄教开始传播。但红教在门隅仍保持相当的影响。宗教思想的传播和政教合一的统治，对门巴族的文学艺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许多文学艺术作品都打上了宗教思想的烙印。

门巴族有悠久的文学艺术传统和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自古以来，门巴族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在为民族生存和祖国统一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蕴含着深切地感受，追求着美好的理想，憧憬着幸福的未来。这些，都生动而形象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中。因而，门巴族文学艺术，能以其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力量，鼓舞和教育着世世代代门巴族劳动人民，成为他们生产实践的忠实伴侣和英勇斗争的有力武器。

门巴族民间文学艺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门巴族尤其擅长音乐、舞蹈和诗的创作。特别是诗歌，是门巴族文学的主要形式。在门巴族民间蕴藏着丰富的诗歌作品。其中，有反映民族生活、习俗、心理，意志和愿望的酒歌，称作“萨玛”；有反映男女之间爱情的情歌，称作“加鲁”；还有反映劳动生活的叙事诗，以及诗剧，等等。

在久远的古代，门巴族曾有丰富的民间神话与传说。但是，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文化上升为主导地位，宗教思想居于统治，再加上没有文字记载流传，所以对很多远古的神话和传说，已经产生了历史性遗忘，至今尚流传的作品

较少，并涂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正如许多门巴族老人说的：“山水、树木、鸟兽都是有故事的，只是长时间不讲，也都忘了。我们民族最喜欢的是唱歌。”

构成门巴族文学遗产的，不仅有丰富的民间文学，也有杰出的作家文学。门巴族情歌诗人仓央加措已名列世界文学史册，他的情歌作品已有英、德、俄、日、印度和蒙古等文字的译本或部分译文，传播于世界各地。很可能是门巴族作家创作的戏剧《卓娃桑姆》（2），被称作是西藏八大戏剧之一，在国内外也有深广的影响。

二、神话与传说

门巴族的原始神话与传说，由于年代的古远，已经无法知道它的详细情况了。现在，我们还能听到的，是经过阶级社会已被打上宗教思想烙印的神话传说故事。但是，它们仍能反映出曾经处在原始社会的门巴族人民美丽奇妙的幻想和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精神。

马克思曾经指出，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3）。门巴族的远祖在古代就生活在群山环抱，峰峦起伏，河流纵横，森林密布，猛兽出没的喜马拉雅山区，自然现象变化莫测，社会现实纷繁复杂，这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要求：一是战胜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敌人，以求得自身的生存；二是解释这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取得心理上的满足。这样就产生了古代神话，一些是斗争神话，一些是解释神话。门巴族

神话无不是和门巴族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实践密切相关的。

关于斗争神话，可以举《镇压妖女》为例。这篇神话描述了勒布区斯木村（4）的来历。神话中说，很早很早以前，人们都把斯木这个地方称作是“培域吉莫穹”（意思是“隐藏着的世外幸福之地”）（5）。这里群山环抱，森林密布，瀑布飞泉，流水潺潺。有一股泉水还是咸的呢，所以也不需要到外地去买盐巴。人们喜爱这里，都到这里来居住。有一个妖女也看中了这块地方。她跑到这里来，仰天躺卧在这里，整天兴妖作怪，要驱走这里幸福地生活着的人们。人们非常愁苦、焦急，想方设法要剗除妖女。于是，大伙儿便齐心协力，在妖女的脑门心上建立了一座寺庙，又立了一根有十八个人高的旗杆，正好扦进了妖女的心脏，还建起了四座高塔，分别压住了妖女的四肢。从此，妖女被镇压住了，再也不能兴妖作孽了。人们就把这里改名为“斯木淌丹拢巴”（意为镇压妖女的地方）。

这篇神话，虽然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迷雾；但是，拨去宗教迷雾，使我们仍可感受到古代门巴族劳动人民，依靠集体的力量，齐心协力，与外部的敌人（自然的和社会的）进行顽强斗争的豪迈气概和乐观精神。而这种气概和精神，正是来源于对幸福的追求和向往。

在门巴族居住的许多地方，都有关于自己家乡来源的神话。在这类神话中，常常反映了门巴族人民建设家乡的艰苦历程、聪明才智和对家乡的深厚感情。

门巴族神话中，也有许多是在想象中或借助于想象以解

释周围发生的自然现象的，即所谓解释神话。在勤布区流传的《那嘎湖》神话就属解释神话。神话中说，在勤布区麻妈这个地方，很早以前，群山环抱，山势上抵天庭，下植地府，周遭缝连，形成桶状。四面八方的水都流向这里，于是有了那嘎湖。湖水越积越多，湖面越来越高，威胁着天庭地府，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有一天，空行母吉巴萨布让来到这里，用她的拐杖劈开了东面的乌坚学山，然后向南挑出了一条深沟，把湖水放了出去，引向了南方。从此，那嘎湖不见了，变成了由东转向南、奔腾呼啸的江水，这就是今天的娘江曲。这篇神话，是当地门巴族人民对他们世代所居住的自然环境所作的幻想解释。

另一篇神话《三兄弟河》，在对自然现象作出幻想解释的同时，还反映了邻近地域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在上门隅有三条河——娘江曲，达旺曲和普龙曲，他们是三兄弟。

有一天，三兄弟从藏区出发分头往南行走。行前，他们约好要到堵松地方聚会，并且商定，谁先到了堵松，就认谁是大哥。

娘江曲离开了乃巴肯日嘎布，一点儿也不知道着急。他慢慢吞吞地，弯来折去地，到处逛逛着向南行。

娘江曲走到了斯木这个地方，遇见了一个妖女。

“你怎么才走到这儿啊？”妖女对娘江曲说，“达旺曲和普龙曲早在三天前就到了堵松了。”

娘江曲一听，急了，再也顾不上逛逛了，直奔

堵松呼啸而去。它很快到达了堵松，一看，嘿，还不见达旺曲和普龙曲的面儿呢。

娘江曲在堵松等了三天，达旺曲和普龙曲才到达。于是，娘江曲成了三兄弟河中的大哥。

这篇神话，对门隅著名的三河流域的自然形势，对它们汇合于堵松，在想象中作了非常生动、逼真和奇妙的解释。与其说神话中是把三条河当作兄弟，莫如说神话的创作者们是把三河流域的人民看作是兄弟。这篇神话客观上反映了在古远的年代，三河流域的人民就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

如果说门巴族神话主要是反映了古代门巴族对自然现象所作的解释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历程和情景；那末，在门巴族传说中，则主要表现了改造客观世界的民族英雄和劳动模范。门巴族民间传说《皮休嘎木》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相传，皮休嘎木是门巴族有名的工匠、桥梁建筑的发明家。

皮休嘎木有个儿子，他向父亲学手艺。他学到了一点手艺以后就满足了，觉得自己有了很大的本事，骄傲起来，不想再继续学下去了。

有一天，皮休嘎木对儿子说：

“这样吧，我们父子俩人，各自做一对飞翼，我们驾着飞翼到天上去，看准升得高、又能降得下，好么？”

不等父亲说完，儿子十分自矜地回答：

“好，比比看。”

飞翼做好了。父子各驾着自己做的飞翼腾空而上，简直象两只高翔的白鹤一样。

儿子飞得确实比父亲还高，在天上哈哈大笑，十分得意。

开始下降了。

皮休嘎木把按装木羽的木钉摘下一个，降落一段；摘下一个，降落一段……。木羽不断减少，皮休嘎木慢慢地降落，终于安稳地降到了地面上。

可是，儿子在天上，转来转去，怎么也降不下来。眼看着父亲降到了地面上，他真的着急了，心慌意乱，不知怎么办才好，一下子拔掉了双翼，他象一块石头一样从天上落了下来，然而却是摔死在地面上。

.....

传说中的皮休嘎木，是一个充满智慧和手艺高超的古代能工巧匠的形象。他代表了门巴族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和创造精神。他发明了飞翼，既能上天，又能落地，正反映了古代门巴族人民一种美好的理想和热切的追求。正如高尔基指出的：“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梦想着能够在空中飞行”。

(6) 传说中把皮休嘎木和他的儿子作了形象对比，无情地嘲讽了儿子的自矜和狂妄，具有深刻的寓意。

近几百年来，门巴族劳动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欺凌，内受西藏三大领主的残酷剥削压迫，他们在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创立了许多英雄业绩，人们仰慕着，讴歌着，传诵着，又产生了许多新的传说故事。在这些传说故事中，充分地反映了门巴族人民的爱国

主义精神、反抗斗争精神、对斗争充满必胜信念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追求美满幸福生活的理想愿望。

三、萨 玛 酒 歌

门巴族是一个诗的民族。

门巴族民间诗歌作品十分丰富。萨玛酒歌就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样式。

萨玛是这类民歌的曲调，产生的年代可能很早。相传，萨玛曲调是由一个叫做拉布热的人创作的。他唱了一辈子歌，把欢乐传给人们，最后他坐化成佛，成了歌神。

萨玛酒歌在门隅普遍流行。最初，萨玛酒歌多用于婚礼、节日、酒会等喜庆和欢乐的场合，偏于抒情，或可称作是门巴族民间抒情歌曲。曲调欢快、明朗、昂扬，以表现祝福、赞颂和祈愿的思想内容。在渐次地发展中，门巴族群众在集体生产劳动、远行和其它场合也唱萨玛，而且也不局限于表现喜庆和欢乐以及祝福、赞颂和祈愿，还常用来表现对敌人的嘲讽和鞭挞，抒发内心的不满和反抗。

在萨玛酒歌作品中，相当多的篇幅表现了对河山、土地的赞美，抒发了对家乡的热恋之情。广为流传的《萨玛·白鹤歌》，把自己的家乡比作是一只从九天之上降落的白鹤，歌中歌道：

白鹤啊，你展开的左翼，
伸向那巍峨的金刚山（7）；

祝愿啊，人生命长，
寿比金刚山不老。

白鹤啊，你展开的右翼，
伸向那茂密的檀香林；
祝愿啊，子孙后代，
多比檀香林还密。

白鹤啊，你昂扬的头颅，
高枕那耸立的雪山上；
祝愿啊，人类无尚，
好比雪山峰雄伟。

白鹤啊，你晶石般的双眼，
朝向那门族的屋中央；
祝愿啊，财宝不尽，
璀璨如日月辉煌。

白鹤啊，你火红的两爪，
屹立在肥沃的土地上；
祝愿啊，稼禾丰硕，
仓满大地上难放。

白鹤啊，你行云般的尾尖，
伸向那奔腾的娘江曲；

祝愿啊，门族昌盛，
绵延似江河水长。

这首民歌，驰骋丰富的想象，热情地赞颂了家乡的富饶秀美，并对家乡的人们寄予热烈的祝福。感情饱满、真挚而深厚。

有些萨玛酒歌则是抒发对团结、友爱、聚欢的歌颂，表现对民族生存、自强和兴旺的祈愿和祝福。如《萨玛·聚欢》中唱道：

智者贤良啊来自四方，
今天欢聚啊同坐一堂；
金子贵如太阳般的美，
聚欢之乐胜过金子闪光。

沸腾的方屋啊火烈情浓，
欢乐的太阳啊心中起升；
举觞痛饮吧恩重的双亲，
欢乐起舞吧亲密的友朋。

高举玉觞吧满饮三杯，
放开音喉吧高唱酒歌；
心中的话儿尽意地说，
欢乐的歌儿尽情地唱。

痛饮美酒吧今晚最香，
倾吐知心吧奉献衷肠；

有酒不饮又待何日醉?
有话不说又待何日讲?

良辰美景啊何时能再来?
亲朋挚友啊何日再相聚?
愿今日相聚永不分离,
愿明年今日重逢此地。

歌中抒发的聚欢的浓烈气氛和喜悦之情，正反映了经常处在被欺凌、被残虐的门巴族人民追求团结自强的理想和愿望。这种理想和愿望，是和他们长期的背井离乡、骨肉星散之苦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歌中的情绪，在欢乐中隐含着悲伤，在畅快中隐含着凄苦，在聚会时隐含着忧虑。这种情绪，在《萨玛·流浪》中表现得尤为鲜明。歌中描写了一个流浪者，曾经流浪到印度，曾迷恋过印度的茅草葺盖的房屋散发出的米酒的馨香；他也曾经流浪到藏族地区，也曾迷恋过藏族的石板修盖的房屋散发出的青稞酒的馨香。然而，他饱经了流浪的风雨，尝尽了流浪的苦楚，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我走进一座门隅的房屋，
木板建筑的门隅房屋。
我推开木板做的房门，
立刻闻到了麦酒的馨香。
流浪汉啊，
我舍不得麦酒馨香！
终于回到了可爱的家乡，

再也不想离开门隅木板房；
舍不得放下响酒杯，
我再不作他乡的游郎。

有些萨玛酒歌是对房屋、牲畜、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夸耀，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劳动和创造物的深情，也反映了对幸福、美满、富足的渴望。《萨玛·建屋歌》是一首在建造房屋时唱的劳动歌。歌中运用大量的比喻，从基石，檐角、窗户、栋梁、木椽等多方面夸赞了房屋的美好，乃至“胜过宫殿”。《萨玛·牧人歌》则尽情地赞美了牧放的牦牛、绵羊和牧人驾驭的马匹等。这种感情，只有亲自参加劳动实践的人们才能具有。有的萨玛酒歌，直接抒发了羡慕之情。他们羡慕的是什么呢？不是剥削者的财宝，也不是帝王的宫殿，更不是达官们的权势，而是劳动工具、牲畜、幸福的生活和情谊。羡慕中饱含了对社会不平的控诉。

萨玛酒歌中，有的作品就直言不讳的揭露和嘲讽了剥削者，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萨玛·长虹山》列举了天界、中界和人间都按不同的等级规定了不同的“坐法”，歌中发出愤怒的质问：“这是谁规定的坐法呀，莫非是天界佛的法典？”“莫非是中界‘赞’的法典？”“莫非是人间‘权’的法典？”锋芒直指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萨玛·悲歌》直接控诉了封建农奴制度：

不思不想尚得过，
愈思愈想悲愈多；
我做佣人如牛马，
权把苦汁当酒歌。

恩慈父母请思量，
莫把爱儿抛他乡；
他日咀嚼离情苦，
后悔不及恨亦长。

这是一首农奴们在劳动时唱的歌。歌中有控诉，有悲愤，足以唤起多少苦难者的共鸣。“忿怒出诗人”，这首歌，饱含了被压迫的人民的愤怒的激情。

另有一首《萨玛·逃亡》：

多萨水比美酒还香，
波拉山比平地还平；
包袱越背越轻，
背着包袱不想停。

我向着白鸡山跑，
翻过重峦人不知，
越过千壑鬼不晓，
饭包掖在腰间逃，
哈哈，
十万兵马来追我也跑。

诗的第一节描写了一个挣脱被奴役的锁链的奴隶逃亡过程中的轻松的心情。多萨水水寒味涩，但此时却感到“比美酒还香”；波拉山高崇壁立，但此时却感到“比平地还平”；本是路遥无轻载，但此时却感到“包袱越背越轻”。民间诗人，不写逃亡时的紧张气氛，而反其常规，写出了另

一种心理，更突出了逃出牢笼、初见天日、获得自由的畅快和喜悦。构思别具一格。诗的第二节，表现逃亡者的机智、敏捷，誓死逃跑的决心，临危不惧、一往直前的气概。栩栩如生。

民主改革以后，获得新生的门巴族人民，又用萨玛曲调创作了许多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作品。

门巴族民间萨玛酒歌，多是九字或七字一句，三句或四句一节。也有六字、八字、十字或十一字一句，五句、六句或八句构成一节的。每首歌，诗节无定数。萨玛酒歌，由于多用于歌颂、赞美、祝福和祈愿，所以常常采用极为生动丰富的比喻和极度渲染夸张的手法，给人以豪放的美学享受，这就形成了萨玛酒歌的艺术风格。

四、 古典情歌

在门巴族民间，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情歌作品。

很早以前，门巴族就进入了父系小家庭的婚姻形态。在门巴族中间，男女之间的恋爱与婚姻是比较自由的，正如情歌中唱道：“东北的山再高，遮不住天上太阳；父母的权力再大，挡不住儿选伴侣。”在婚姻和家庭中，男女也是比较平等的。但是，在封建农奴制社会中，一方面实行的是等级婚制，另一方面，封建农奴主阶级强娶势夺，因而不断地制造着爱情的悲剧。这样，自由相恋与等级婚制，真挚爱情与强娶势夺，构成了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冲突。矛